

從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看古今香爐的差異

● 陳清香

民國九十九年歲末，活動項目特別緊湊，十二月十六日下午，筆者在國立台北大學台北校區，為指導的民俗藝術研究所之研究生何佩真，舉行碩士學位論文口試。何同學的論文題目是「台灣寺廟香爐研究」，她考察了台中、彰化地區數十座寺廟內的香爐，論文從香爐在中國古代的起源談起，列舉自清代、日治時代、當代的台灣香爐，主要討論香爐的製作素材、供奉位置、香爐外型、香爐紋飾等。

小小的香爐，卻能背負著人們的虔誠信仰，與不同時代的審美文化，幾位擔任審查口考的老師，在審查完所舉香爐例證後，均仍覺餘韻猶存。

而在兩天後，我又看到了不同時代的香爐。

十二月十八日中午，筆者在出席慧炬機構的理監事會議之前，約了我授課的兩班學生，包括文化大學的史研所研究生，與法鼓佛教學院學生，僧俗共計二、三十位，浩浩蕩蕩的衝進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，以便參觀名曰「皇朝秘寶」的法門寺地宮與大唐文物特展。

法門寺，座落於距離西安西方一百一十公里的千年古剎。唐朝皇家在此重修佛塔，建造地宮，以供養佛指舍利。由於皇室崇佛，曾經經歷大唐八位皇帝供養真身舍利的輝煌歲月。當時在長安與法門寺之間，盛大舉辦過六次奉迎、二次送還佛骨舍利大典，而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（873）最後一次送還佛骨之後，地宮宣布封閉。

佛骨舍利封閉一千餘年後的一八九一年，寶塔受不了雷電風雨的侵蝕，轟然倒塌，只留半壁塔身，埋藏其下的千年寶物，因得以現身。一八九七年考古人員正式

將地宮所發現的稀世文物，稍加考證整理，並公諸於世。地宮封閉之前，是被布置成舍利供養法會的壇城。壇城正中為佛指真身舍利，靜臥於五重寶函中，外罩以彩繪四鋪首阿育王石塔，所謂五重，即由鐵、銀、木、水晶、白玉等不同材質的錦（箱）函，層層相嵌，而舍利置其中心。

此佛指舍利，早在二〇〇二年二月至三月間，曾經來臺巡禮三十七天，但無地宮文物，此次來台在史物館展出的，則以地宮文物為主，所展出文物，分成數個單元。其中第一單元包括高七十八點五公分的彩繪四鋪首阿育王石塔，以及五重寶函、捧真身菩薩、大興善寺三藏法師智慧輪捐造的純金和純銀寶函，以及象徵守衛護法的一對彩繪石雕持斧與持劍天王，與一對彩繪石雕獅子。

其中陳列於展場大廳正中的捧真身的菩薩（見封底），作蹲跪的姿勢，頭上戴著鑲滿珠寶，高度超過頭高一倍以上的化佛金冠，全身上下綴滿寶珠瓔珞。菩薩寶座高度與菩薩身高相當，由三層以鉢鑲住的仰俯蓮花瓣組成，而仰蓮瓣上鑿刻菩薩與伎樂天人等，鉢上刻四天王，蓮座底部所刻八大菩薩與八大明王，已構成金剛界與胎藏界相合的曼陀羅。

充滿奢華富貴的菩薩，雙手擎著荷葉平盤，盤上置銀匾，匾上銘文曰：「奉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薩，永為供養。伏願聖壽萬春，聖枝萬葉，八荒來服，四海無波。咸通十二年辛卯歲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慶日記。」

第二單元是大唐歷代皇帝送迎佛骨舍利的供養物：包括智慧輪捐獻的鍍金羯摩三鈷杵紋闍伽瓶（淨水瓶）（見插圖）、鍍金仰蓮瓣圈足銀碗等（見插圖），另有如意長柄銀手爐（見插圖）、鍍金三鈷杵文銀臂釧、鍍金羯摩三鈷杵文銀臂釧、迎真身素面金鉢盂、迦陵頻伽紋金



■ 鍍金羯摩三鈷杵紋闍伽瓶

鉢盂、鎏金迎真身銀金花四輪十二環銀錫杖、卷荷圈足銀羹碗子等金銀器，另有非金銀器的八棱淨水秘色瓷瓶，及玳瑁開元通寶。

第三單元為與法門寺相關文物，由於法門寺文物偏於密教系統，反映唐皇室對密教的護持，於是將惠果住持的長安青龍寺出土的石造阿彌陀佛三尊像、太平寺出土的藥師佛、藍田水陸庵出土的金銅佛、菩薩像等，也一併展出，此彰顯大唐造像之風。

第四單元為表現唐代宮廷的茶文化，展出一些茶具，如銀籠子、銀火箸、茶羅子、茶槽子、香寶子（見插圖）、銀則（茶匙）、龜盒、銀碇軸、茶托、茶碗、鹽台等。

除了茶具外，尚有第五單元為表現唐代宮廷華麗的金銀器，是第二單元的延續。如鎏金雙獅紋菱弧形圈足銀盒、鎏金雙鴛團花紋大銀盆等。

其中尚有三件香爐，一曰「鎏金臥龜蓮花紋五足朵帶銀熏爐」（見封面），全器由爐蓋、爐身、爐足組成，爐蓋圓弧形，上有臥龜蓮花捲草紋浮雕，蓋頂為蓮蒂形鈕，鑿空蓮瓣空隙，使燻香氣透孔而出。爐身直口，深腹平底。爐足由五隻澆鑄成形的獸足鉚接技法釘於爐身外壁，而獸足之間，另懸掛五具鏤空帶環花結。

二曰「鎏金雙鳳紋五足朵帶銀爐臺」，此爐台平底、斜壁。外壁亦鉚接五隻怪獸面翹足腳，間隔懸掛五具不同圖案的鏤空花結帶。此二件在造形與文飾上，是前後呼應，故原設計當是成組，出土時是上下相疊。二件皆是唐懿宗御供之物，原置於法門寺地宮後室。爐臺底有銘文，曰：「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銀金花爐一具，並盤及朵帶子，全共重三百八十兩，匠臣陳景夫，判官高品臣吳弘毅，使臣能順。」

三曰「鎏金鴻雁紋壺門座五環銀香爐」。此爐由爐盆、爐座組成。上為爐盆五花瓣形，每一瓣外壁鉚接銜環鋪首，環下另圈小扣環，鋪首兩側為線刻（鑿刻）捲草紋，作為花瓣之間隔。下爐座以



■ 鎏金仰蓮瓣圈足銀碗



焊接相連上爐台，其肩部飾有華麗的蓮瓣紋，下端開五個鏤空壺門，壺門間鑿刻展翅飛翔的雁鳥，壺底有：「五十兩臣張宗禮進」的刻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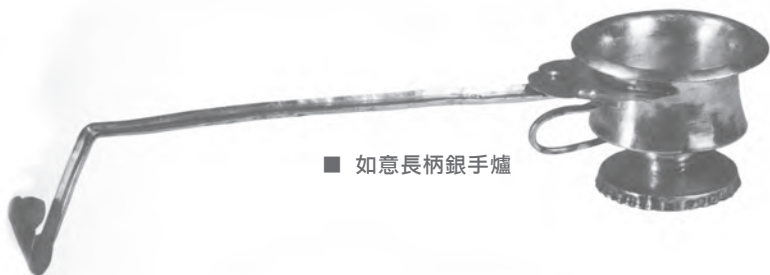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金銀器均表現了高度的鑿刻、鍍金、鎏金、鉚接、焊接等複雜的工藝技巧，就風格而言，是源自西亞、中亞、印亞的文飾式樣，再融合中原本土的造形。

密教以闍伽、塗香、花、薰香、飲食、燈明為六供養。而《妙法蓮華經》以花、香、瓔珞、末香、塗香、燒香、繒蓋、幢幡、衣服、伎樂等合稱十供養。此均以供養諸佛菩薩為主，因此，在諸佛菩薩像或真身舍利前，便經常擺置這些供品的容器，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闍伽瓶、香寶子（香盒）、秘色瓷碗、秘色瓷瓶、羹碗子、小銀盒、以及香爐等，均屬供具。

其中鎏金羯摩三鈷杵紋闍伽瓶即是淨水瓶，是六供養之一。智慧輪法師供奉了四件闍伽瓶，比較特別的是，闍伽瓶腹部有四個對稱的羯摩三鈷杵，三鈷杵在密教是斷煩惱、伏惡魔的象徵。與闍伽瓶成套的，是鎏金仰蓮瓣圈足銀碗。此碗猶如一朵蓮花，蓮瓣上面有法輪文飾，而底座有摩羯魚，十分具有特色。而無論六供養或十供養之說，均包括香供養。

在大唐時代的香供養可分（1）燒香，亦即薰香：即將香料置於爐中燃燒，使香氣透爐而出，瀰漫在空中。由於中國自古不產香料，香料由外國進口，只有貴族才能享受得到，故漢代王公貴族墓出土物，每每出現薰香器，如博山爐。（2）塗香：即將香粉塗在身上。（3）末香：或作抹香，即於道場、佛寺撒粉末之香。燒香或薰香的供養器具即稱香爐或薰爐，至於塗香或末香的供養器具，則以香盒來表現。

而這些唐代供香的器皿，器身上往往刻劃花文，最常見的文飾是蓮花文，其次是寶相華文，這些文飾可溯自西域、印度，是當時最流行，最華麗的文飾。



■ 如意長柄銀手爐

參觀瀏覽完了法門寺地宮文物展後，感受到大唐宮廷文化的富麗、豪華、精湛、華美，那是集聚全世界文明的精華，透過絲路的傳送使得東西交通大暢，故大唐文化充滿了世界性，而由大唐宮廷所展示的崇佛文化，更可反映七、八、九世紀間佛教的國際化。

由法門寺地宮那充滿宮廷富麗的佛指舍利供養具，再跳回一千二百年後，看看那充滿庶民文化的台灣佛堂佛前供養具。台灣稟承明清文化的系譜，寺廟至尊前的供物，以香、花、燈、果四類為主軸，必要時再加水供，如此供式，其實是符合密教的六供養，只差密教將香供分成兩項罷了。

兩個不同時空的供養具，均有香具，但其間的使用功能是有差距的。

策劃法門寺展的主辦單位，將地宮出土三座香爐與盆、盒、碗等歸納為同一單元，同屬宮廷文化，而未歸納為皇室迎送佛骨舍利的頂級供養物之一。此意味著此種香是作為薰香，香爐是大唐上流社會人士洗浴、盛裝、薰香的工具之一，多少是沿襲了漢代薰香器的功能。

但台灣佛寺香爐供具則不然，香爐必置於至尊供像正前方的供桌中央，兩旁配以燈燭、瓶花合稱三具足。香爐內必盛灰，香料製成長線狀，以細竹撐之，是為香腳，以便插在香爐內。而香供的對象，除了佛菩薩之外，更及於諸天、神明、及過世的祖先牌位等。而點香有時可用來計時，因此禪坐時間，以一枝香、二枝香計算之。

臺灣自明清以下，除了寺廟必備香爐，在庶民化的信仰習慣下，每家必有供桌，每桌必有香爐，香爐除了是供具之外，也是繁衍子孫的象徵，這點是不同於大唐香爐的地方。⑨



■ 鎏金人物畫銀香寶子